



【有所思】

## 混沌中的温暖

□王次勇

父亲得了阿尔茨海默病,是在90岁的时候。

最先发现父亲的状况,是因为他频繁去桥头的馓子铺买馓子,一天要买三回,一回买三斤。卖馓子的都慌了,他说老爷子你家到底有多少人呀,天天要吃那么多馓子。父亲说:“人不少,一个班哩。”家里没有一个班的人,而囤积的馓子一个排也吃不了。

保姆无法制止父亲的行为。她说父亲每天半夜起来,中山装穿得齐齐整整,还戴上停摆多年的上海牌手表,拿起人造革的旧提包,说要去上班。保姆拦阻,父亲义正辞严地大嚷:“误了开会,谁来负责?”

这个只好由我们弟兄轮流来负责。在他的床边,我们支起了行军床,每天半夜只要父亲开始穿衣戴帽,便费尽口舌,劝阻这个心心念念要上班的“90后”。后来我们发现,只要说“今天是星期天”,父亲就会重新躺下,还恍然大悟似的说:“哦,今天是星期天,你看我都过糊涂了,星期天是不上班的,是不是?”父亲于是天天过起了星期天。

刚开始的时候,我们认为父亲只是年纪大了,思维断片也属于正常,因为所有的断片都是他记忆中的回放,只不过是时空连接得有些错乱和走样。关于馓子,我想起父亲以前经常说的一件事:解放战争时期,父亲在鲁南军区的《鲁南时报》干印务。孟良崮战役刚打完,他们就平邑驻地出发北撤。路过的战场,硝烟还没散尽。因为大战后敌军正在反扑,他们必须要立即通过战场。然而,他们印务处几个人已经跑了一天一夜,水米未进,而附近的村庄,老百姓也不知去向,根本搞不到吃的。他们跑不动了,只能慢慢挪动,远处敌人的炮声让他们感受到了绝望。就在这时,一个人突然慌慌张张地跑过来,手里还提着一个篮子。那个人猛地看到他们,吓得扔下篮子,扭头就跑。篮子里装的竟然是馓子,是馓子救了他们。他们没有忘了那个跑掉的人,他们掏干净身上所有的钱,放在篮子里,还细心地在钱上压了一个土坷垃。我想,父亲频繁地去买馓子,肯定就和这一节有关。

桥头的馓子铺不久就关了门,因为铺子的顾客基本上以父亲为主。父亲去了几趟,看着门上贴着“房屋出租”的招贴,很是失望,他说:“全班看来要挨饿了。”

市里每年为老干部例行体检,父亲的检查结果还好,没有“三高”等基础性疾病。至于老年痴呆,和年龄有关,医生说没有什么特效药,而且只能是越来越严重。

父亲那时腿脚还好,他每天都要出门转上一圈,主要是去小区大门口的报摊拿单位给他订的几份报纸。看报是父亲多年养成的习惯,但要问他看过的内容,则一脸茫然。最让我们头痛的,就是父亲拿报纸还顺便带回去一些无用的东西,破瓶子、烂鞋子甚至碎砖头等被他拿回了家。我们发现后都是第一时间扔到垃圾箱里去,当然,要偷偷地、悄悄地,不能被他发现,否则,后果会很严重,因为在他眼里,他捡来的都是宝贝。

邻居张伯伯的脑子也不好用了,有一次他和父亲起了争执。他们争的是一根丝瓜。张伯伯说是他种的,他已经照顾这根丝瓜好多年了。父亲说是他种的,是他领着一个班的人种的。邻居们都笑,说两个老小孩都在一本正经地胡说八道。其实他俩说得都不对,丝瓜是门卫种的。丝瓜最后还是被父亲摘回了家,他一天要看好几次。那是个老丝瓜,已经干硬了,皮都泛白了。父亲嘱咐家人:“留好,过年的时候炒菜用,我孙子孙女都喜欢吃。”我

突然想起电视里的一则公益广告:聚会上,一位患老年痴呆的老人,抓起盘里的饺子装进自己衣袋里,嘴里喃喃自语:“我儿子喜欢吃饺子。”何其相似!这一次,我们没有把那根老丝瓜扔掉。

家里雇请的保姆已经换了三个了,她们呆的时间都不长,辞工的共同原因是父亲永无休止的追问,“你家在哪里?你贵姓?”人家回答了不到一分钟,父亲的记忆就全部复零,然后再次发问:“你家在哪里?你贵姓?”问询是认真的,沉默以对是不可以的,但这无限循环的轰炸的确让人崩溃。最后这位保姆干的时间最长,她60多岁了,性子蔫,几乎不认字,但很爱玩手机,视频刷得很溜,经常挂在嘴边的口头语是“喜得我直想笑”。这位保姆一年后也走了,走的原因不是因为父亲的追问,而是“靳东要来找她”,她是“东子”的老迷姐。她儿子来接她时,她要儿子去高速出口接靳东,儿子没有听她的,而是说先领她去查查脑子,可别得了这家老爷子那样的病。

那年疫情快终结的时候,95岁的父亲却病了。我们感到父亲这一关很难过去了,谁知过了不久,父亲转阴了。但经此一击,他的身体明显不行了,思维更是信马由缰,逻辑跑得一千二净,常把大哥认成他以前的同事,还要给他以同志式的握手。

身体彻底垮掉的父亲最终住进了医院,他已经起不了床了。他拒绝吃药,喂到嘴里的药会吐出来。最让人揪心的是他竟然开始拒绝吃饭,每到吃饭,他都咬紧牙关,瞪着眼睛,好像在受刑。好在他们兄弟姊妹大都退休了,全家一齐上阵照顾他。喂饭就像一次战争,那边父亲怒吼,挣扎,这边劝着、哄着,掰嘴、下勺,一顿饭通常需要两个人密切配合才能完成。我们在“战争”中总结“战争”。我发现父亲爱听豫剧,尤其是马金凤唱的《对花枪》,他听戏时特别安静,甚至还能说出当年马金凤到我们县演出时的热闹场景,当然他也会把罗艺说成罗成的儿子,把姜桂芝说成穆桂英。戏能帮助父亲恢复一点记忆,这倒是一个好现象。于是,我们的手机上都下载了马金凤的《对花枪》,特别是在喂饭的时候播放,父亲沉浸式听着,饭就喂得比较顺利。病房里经常响起马金凤的唱段:“老家住在南阳地,离城十里姜家集,那个棋盘大街住在路西……”

陪护,是我挨着父亲距离最近、时间最长的时期,但我们之间已经没有了正常的交流。看着两眼空洞的父亲,我好像看到了他经历过的一生,风和雨、血与火、坎坷与奋发、苦难与荣光,也看到了我成长时得到他无处不在的呵护,我得的奖状他都替我悉心保管,我发表的文章他会装订成册,我进步了他会斟上二两老酒为我祝贺,我遇到挫折他会给我打气鼓劲,让我向上、向前、向善……即使他躺在病床上,脑子一片混沌的时候,也会把手中的鸡蛋饼干递向我,他知道我小时候最喜欢吃饼干,却苦于手头没有多少钱难于实现。纵使思维万般混沌,父亲心底却存有一丝光亮:我是他的儿子。就如那则公益广告最后的旁白:他忘记了一切,但从未忘记爱你。

苦熬的父亲没有熬过衰老与疾病,于今年8月走了,享年96岁。我的手机里保存着两样东西,一是20年前我和父亲爬长城时的合影,这是我们父子俩唯一的合影。父亲那年76岁,他没去过北京,也没坐过飞机,我陪他实现了这个心愿。父亲那次还爬上了八达岭上既陡又长的好汉坡,引来一些大学生的叫好和惊呼,他为此而感到自豪。另一个是马金凤的《对花枪》,这是父亲最爱听的,也伴随着父亲度过了最后的时光。我现在经常播放,希望父亲能够听到。

(本文作者为山东省作家协会会员、邹城市作协副主席)

【浮世绘】

## 时间的颗粒

□雪樱

立冬那天深夜,家里的暖气热乎起来,我颇感意外。这个冬天的暖意,就这样扩散开来,灌进我的五脏六腑。

总有一些微小的事闯入我的眼帘。有段时间了,每天傍晚时分,超市购物群里都会有人询问,有临期半价食品吗?她应该是位宝妈,有两个孩子,爱吃奶油蛋糕,遇到半价处理的蛋糕、面包,就会预约双份的,稍后进店取货。有时候,晚上10点多了,店员在群里发消息提醒她,过半晌她才回复“明天一早去”,并发送一个笑脸。有时候,连续多天超市都没有半价处理的蛋糕,她似乎习惯了询问,就像习惯了每天给孩子们制造惊喜。

由宝妈我想到自己的母亲。病中休学在家那会儿,我心烦意乱,每周门缝里塞进来的超市印花商品海报,看了又看。母亲不用问,就能猜中我的心思,去一趟买个齐全,沙琪玛、蛋酥卷、巧克力,一块沙瓤西瓜、一个热炸鸡腿、一包萝卜丸子,杂糅的香气一股脑冲进门来,我不禁两眼放光,吃得心花怒放。一份份印花海报,藏匿着低处生活的美好向往,为病痛中的苦闷融入一抹微甜,陪伴我度过人生的寒冬。

小区里的快递员,换了一茬又一茬,弓长给我留下深刻印象。他个头不高,皮肤黝黑,不是日晒的炭黑,而是那种小麦肤色。他脾气不好,一着急就脱口老家方言,还结巴,听得人一头雾水。但他肯吃苦,派送、收件、退换货都是他自己干,动作行云流水。人与人之间的信任,建立在彼此理解的层面。发快递时,他嫌我动作慢,我说他太慌张,偶尔拌几句嘴,竟生出了说不清的默契感。

那天傍晚,他照例上门取件,没带文件夹,我的怒火蓦地涌了上来,但开门后,看到他站在暗处啃干脆面,嘴巴蠕动着,腮帮子鼓动如蛙,一肚子痛斥的话又咽了回去。他的脸颊飞起两抹红晕,有些许歉意,疲惫感顺着制服袖口大片流淌出来,浓稠如夜,又迅速板结,冥冥中增加了他的不安。“饿了,垫补垫补。下次记得带!”他小声说。我顿觉好笑。他匆匆取件,匆匆离开,却把牛奶一般的浓稠温柔搅动起来。关上屋门的瞬间,内心深处平添了无尽的暖意,携带着响动,一如他奔跑在夜色中的身影。

很长一段时间了,广场东边的咖啡车,成为我伏案抬头时分的念想。店员是个二十岁冒头的姑娘,眼镜与围裙都是褐色的,她取杯、倒液、搅匀、打包,动作一气呵成,薄薄的阳光落在她的发梢、侧脸、手臂上,恍若一条金色的河流直

泻而下,落得满地都是金币。陆续有骑手过来取货,大步流星,拎起走人,他们似乎对香醇的咖啡味道产生了免疫,抑或说,味蕾早已被生活打磨而变得钝感,杯杯咖啡与背负的学区、房贷、养老钱、取暖费等一起飞翔,他们的脚步停不下来。

闲暇时分,店员姑娘时而低头划屏回信息,时而眺望远方散落的人群。但只要有人下单,她就迅速进入状态,动作似乎也能长出筋肉。顺着咖啡打开的精神通道,她制作的饮品载着一个人的燃烧、孤寂和飘逸的滑行,进入到另一个人的自由空间。有一次,下单后咖啡断货,大车什么时间过来送货不确定,她站在风里说了很多句“抱歉”,就像鱼吐泡泡般令人惆怅。这种失落感与约会时迟迟不见人来毫无二致。很快,大车出现了,她探出身迎接,照例验货、配液,手臂起落如风,音符被风吹走,一下一下落在等待者急煎煎的心里。

木心曾为咖啡写传,摩卡、乞力马扎罗、蓝山、哥伦比亚、萨尔瓦多,他分明是为自由的灵魂吟唱。一杯经典美式,烫嘴、纯粹,小口呷着,舌根处的苦味泛起波澜,最是善解人意,把所有的疲惫、痛楚与忧伤融化,获得短暂的惬意。女店员目睹一颗颗困顿的灵魂来往奔突,在广场中央踌躇不前。她售卖的是咖啡,也是时间的颗粒——人生实苦,唯有自渡,手握温度刚刚好的咖啡,就像划着断桨的宇宙星球冒险者,随时出发,随时消隐,在精神世界的缓缓飞升中抵达虚无境地。

日常生活中有太多不耐烦,定好N个闹钟抢专家号,牙疼难耐,水表坏掉,楼上噪音,以及检查单上晦涩难懂的名词与上上下下的箭头,极易把人逼向狭窄而绝望的死胡同。但是,捡拾那些微小的碎片,定格令人莞尔的瞬间,会猛然发现,原来上天的恩惠从来都是提前准备好的且已标好价格,需要有心人伸手接住,就像接住夏日夜空下一划而过的萤火虫,接住大雪天里翩跹起舞的一小忽儿鹅毛雪。把不耐烦熬成耐烦,把枯燥熬成小确幸,这样一来,时间的颗粒紧实、粗粝,又不失温度,把我们的悲欣交集一一分类和安放。

冬天的长夜没有尽期,冬天本来就是一则叙事寓言。诗人艾米莉·狄金森说过,希望是长有羽毛的东西,那羽毛还有一个名称:雪花。住在这座城里的大人和孩子都在盼望一场大雪的到来,我想,大雪已经在路上,一如傍晚时分天边蜿蜒的金色遐想。

(本文作者为济南80后青年作家,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、中国散文学会会员)